

一部由法官创作的反腐力作

昔日的商业巨头蒋 红兵制造了惊

天动地的银行抢劫案，「上边」要求

「快审快结」，富有正义感的法官梅

雨媚、常富波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顶住重重压力，深入调查案情，意识

到蒋红兵疯狂的行为背后必有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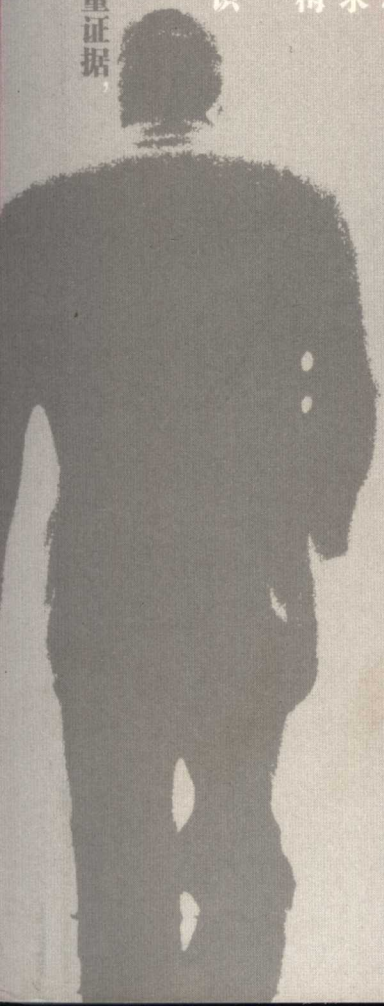
在地狱之门，蒋红兵决心做「反腐」

的「清道夫」，抛出精心保存的大量证据，

揭开了一道触目惊心的黑幕……

杨名夏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部由法官创作的反腐力作

杨名夏 著

大刚板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叫板/杨名夏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8

ISBN 7-5354-3324-3

I. 大…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661 号

责任编辑:程华清 高毫林

责任校对:陈 琪 梁 凤

装帧设计:罗 悻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9.375 插页:1

版次: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2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1986年，余作《说荣学作纪怒说的也作百学奖。》，文学婚姻情舞蹈，评。创两文获小》，玲文婚的情舞出版好学了实次篇庭丁实庭天爱上出社会

责任编辑 程华清
高毫林
装帧设计 罗 恽

第 一 章

1

梅雨媚将公文包放在腋下挟了挟，觉得还是有点不放心，将公文包打开，又拿出那一沓起诉书副本数了数，不多不少，四份。

梅雨媚与书记员邢化云从楼上下来时，两名全副武装的法警正立于一辆标有“法院”两字的警车旁说着什么，见了梅雨媚，忙打住话头，拉开车门。梅雨媚朝他俩点了点头，低头钻进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

警车慢慢启动着，徐徐开出院机关大门，一上大马路，便鸣着笛向看守所飞驰而去。

“小许，关了吧。”不知为什么，梅雨媚不想听到那尖利的警笛声，虽然喜欢刺激、冒险，但在办理一件大事之前，她都习惯看街道两旁的风景一排排向后隐去。车上没有人说话，显得有点沉闷，好在不到二十分钟便到了看守所。办了有关登记手续，梅雨媚等四人抬脚跨进那扇铁大门，右拐进了第二审讯室。看守所的所长和教导员都在里面，见了梅雨媚，忙起身招呼：“梅庭长来了！”

梅雨媚先和所长握手，边握边说“吴所长好！”又握了一下

教导员的手，“又要辛苦你们二位了！”

“说什么话，都是工作。”吴所长接过梅雨媚递上来的提押票，看了看，问：“先提谁？”

“他们的情绪都还正常吧。那就倒着来。”梅雨媚说的“他们”指的是制造了震惊中外，有“新中国第一刑案”之称的首犯蒋红兵和主犯张万军、刘运清、钱益洪等四名被告。

.....

当第三名被告人离去后，梅雨媚感觉眼睛有点发涩，便放下手中的笔闭上眼睛，左手捏成拳头状，放在额上左右来回地揉搓着。

“梅庭长，蒋红兵来了！”邢化云用右手肘碰了一下梅雨媚。

梅雨媚其实早知道蒋红兵坐在对面的铁椅上了。因为蒋红兵戴的脚镣碰撞水泥地面发出的声音由远及近，已预示着他的到来。

梅雨媚慢慢睁开眼，盯着蒋红兵，足足看了两分钟。这张脸她在电视新闻中已看过多次，当时她就想这个貌似文质彬彬的人怎么敢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现在面对着这个凶狠的人却不能从他脸上找到他那杀人的丁点痕迹。与此同时，蒋红兵也在观察着坐在他对面提审他的法官。从被抓获后，已多次被提审，对被提审他已感觉漠然。从跨进审讯室开始，他就打算只将重复过若干次的作案过程再陈述一遍。没想到，这一次提审他的却是一个女性，而且是一位让人惊羡不已的美女，看样子这位女法官还是一个头儿。他想，在政法部门还会有如此美丽的女性，这个女人长得有点像他读大学时的一位恋人，尽管是单相思，但他却付出过太多的感情。

梅雨媚冷漠地看着蒋红兵，例行公事地问道：“叫什么名字？”

“什么？你不知道我的名字？那你提审我干什么？”蒋红兵惊

诧地问了一句，仿佛被人看矮了一截似的，在德沙他可真算得上是个人物。

“请回答提问！”梅雨媚仍面无表情。

蒋红兵讨了个没趣，有一肚子气似的盯着梅雨媚和邢化云不说话。双方僵持了一会，蒋红兵无奈地摇摇头，说：“蒋红兵，……”

梅雨媚看着蒋红兵有点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冷笑了一声，郑重其事地说：“蒋红兵，我是德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今天向你送达德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副本。”

“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蒋红兵看了一眼邢化云手中的起诉书，本想优雅地笑笑，却没笑出来。

“请你在送达回证上签上你的名字！”邢化云将一张送达回证放在蒋红兵面前。

“你们太不讲人权了，我怎么签？”蒋红兵突然咆哮起来，并将戴着手铐的双手举起来让梅雨媚他们看。

“蒋红兵，请你冷静好不好！”梅雨媚用眼神示意站在她身旁的一名法警去给蒋红兵打开了手铐，“对不起，蒋红兵，刚才没有给你打开手铐，我们向你道歉！”

蒋红兵也歉意地笑了一下：“请理解关在牢狱之中的人的心情。”说着，活动了一下已松开手铐的双手，在送达回证上签上了“蒋红兵”三个字。接着，他看着起诉书上指控他的“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抢劫枪支、弹药罪”、“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等等罪名，冷笑了一声。

没有人理会蒋红兵的冷笑。

看着蒋红兵又被戴上了手铐，梅雨媚又开口问道：“蒋红兵，你是否需要请辩护人？对了，你的公司也有法律顾问。我们还告诉你，十天后开庭。”

蒋红兵浑身一震，看了梅雨媚一眼，自言自语地道：“动手

真快呀！该灭口了！”

梅雨媚一怔，没有说话，望着两名法警押着蒋红兵走出提审室。

2

梅雨媚与邢化云刚从电梯里出来，便被庭里的内勤宋慧乔叫住了：“梅姐，刚才陈院长来电话，要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他没说什么事吧？”梅雨媚望着宋慧乔问。

“没说，他要你一回来就去他的办公室。”

“小邢，你把我的包拿到办公室去。”梅雨媚将包递给邢化云后又转身朝四楼走去，这一次她没有坐电梯，她要好好想一想陈仁辛院长找她有什么事。

梅雨媚的人生履历既可以说简单，也可以说复杂。她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她本来可以留校或分配到北京的，只是因为姐姐远嫁澳大利亚，父母年迈多病，弟弟正在读高中，她便要求回到家乡，分配到省会的中级法院工作。之后，她按照一个女人该走的路线一路走下去。恋爱、结婚、生子，只是她比一般女人多了一道程序：离婚。丈夫在她怀孕生子期间与人有染，她不能忍受，便选择了离婚，待儿子进入幼儿园的那一年，她到武汉去参加一个刑事研讨会时碰上了大学同学郝浩然，这才猛地醒悟过来，她应该再作一番奋斗。郝浩然在大学时曾追求过她，分配到北京高级法院后还给她写来不少求爱信。从武汉回德沙后，她将儿子交给母亲带养，自己则一头扎入书海中，拼搏了几个月，考取了母校的研究生。毕业时，她又选择了德沙。回来后，院里待她不薄，很快她便当上了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只是在入党的问

题上，她自己心中另有一份执着，特别是她在读研究生期间，与北京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心、研讨后，她除了对法律的执着外，更多的追求一种没有任何压力与派别的理性。中院党组知道她的这一想法后，便积极向有关民主党派推荐她，因为她的突出表现，中国致公党德沙支部发展她加入了致公党。因为中央有精神，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吸纳民主党派中的有识之士担任领导职务，院党组又积极推荐她担任副院长职务，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事情还在拖着。

陈仁辛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他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继而又停了下来，但又迟迟没有传来敲门声，便忍不住问了一句：“谁在外面？”

“陈院长，是我，梅雨媚！”

“请进来。”陈仁辛待梅雨媚推门进来后又笑道，“怎么？这儿也成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地方了？”

梅雨媚笑笑，摇摇头，解释了一句：“每次我进您的办公室之前都要运一下气才能进来。”

“为啥？还要气沉丹田呀，”陈仁辛见梅雨媚还站在沙发旁，忙指指沙发说，“坐呀！”

陈仁辛待梅雨媚坐到沙发上后才说：“小梅，最近庭里忙不忙，自己的事有进展吗？”待她回答了“还好”，“没什么进展”后，才接着说道，“关于推荐你当副院长的事，政治部刘主任应该跟你说过了吧，市委组织部推荐了另一名民主党派的女同志到我们院里来担任副院长，这是个有点背景的人，我和富波同志及党组其他人都不同意，要求组织部门考虑我们院机关的人，这事急不得，你的工作能力与人品党组都是清楚的。”陈仁辛话中说的富波同志叫常富波，是中院党组副书记，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

“陈院长，谢谢您和党组对我的培养，但您误会了，我对这

个职位真的没有考虑过，我只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审判员，办办案子，写点研究文章，我觉得我这个人不合适做官，当一个副庭长我都感觉吃力，何况一个副院长呢。”梅雨媚虽然用的是谦虚的口吻，但是她的内心表白。

“小梅，你的这个想法不能说不好，但不全面，像你们这批有实践经验，有理论功底，高素质的业务干部，就是要提拔到领导岗位，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混混’在台上混吧。”

“陈院长，您过谦了，您的能力与魄力是有目共睹的，中院这几年的建设及取得的辉煌成绩都凝聚着您的心血。”

陈仁辛听了，满意地点了一下头，喝了一口茶后，才慢慢转入正题。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找本院机关的干部谈一个什么事先要作一些铺垫或绕一个圈子才进入正题，哪怕被他找来谈话的这个人多次进他办公室接送文件的机要员，他都要不厌其烦地重复那些家常话。这些家常话几乎包含着被他找来谈话的对象的家庭、个人生活、工作、身体，而这些都让人感到亲切，使人温暖，说明院长心中有他啊。即使是被批评对象，被他的一番铺垫常常弄得无处发泄，最后还得挂着满脸的笑容走出去。

“小梅，蒋红兵的案子检察院是不是移送过来了？”陈仁辛终于将话题切入正题。

“是的，昨天下午移送过来的，我和成庭长、吴庭长、肖庭长、聂敏仁、邢化云、宋慧乔他们加了一晚上的班，把公安卷翻了一下，上午又到看守所给蒋红兵他们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刚回来，还没进办公室的门就让您招到这儿来了。”

“好！不错，辛苦了！”陈仁辛用了一连串的感叹句来表达他的感情，“这个案子是全国挂了号的，你也知道的，公安机关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侦破了此案，刚进入角色，检察院就提前介入，我们因为参加省院统一组织的新颁布的法律知识考试而没有提前介入，已慢了半拍，省里、市里对我们有点看法，问我为什么

么不贯彻中央的严打精神，给我们下了死命令，此案必须快审快结，争取赶在春节前将蒋红兵他们处决掉。”说到这里，陈仁辛停顿一下，“这个案子交给你主审，是我和常富波商量后，点的你的将。”

梅雨媚本想将在看守所的所思所想向陈仁辛院长汇报，但听了他的这一席话后，便将嘴边的话压在了心里。从听到蒋红兵那句“他们动手真快呀，该灭口了”的话后，她心里就升起了一个疑团。

“本来这个话应由富波同志跟你谈的，他和成昭海庭长到市政法委开会去了，也是关于蒋红兵一案的会，我没有别的意思，无论怎么审，什么结果，我都不管，只要快审快结，不给市里、省里添麻烦。”陈仁辛见梅雨媚没做声，干咳了一下，“有什么困难？能否及时结案？”

“没什么困难！昨天我们看了卷宗，其实案情很简单的，并不是新闻媒体炒作的那么大，那么凶，也就是同一般的刑事案件没什么两样，无非他们杀的人多一些，但作案也就仅此一次，会很快审结的。”不知为什么，梅雨媚说着这么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些话与她刚刚在看守所所看所听所思所想的有天壤之别。或许是因为陈仁辛院长刚才反复提及的“快审快结”四个字引起了她的反感吧，原本准备跟陈仁辛说一下自己的想法的，因心绪已坏，便忍住不想再多说什么了。她也不习惯与官场上的人打交道。

“那就这样吧。”陈仁辛朝梅雨媚挥了一下手。

梅雨媚回到办公室坐下不久，下班的铃声就响了，她看了

一眼办公桌上的几册卷宗，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继而又摇摇头，这摇头的动作被刚好推门进来的成昭海看见，成昭海咳嗽了一声：“梅庭长，下班了，今天到看守所去情况如何？应该正常吧！”

“成庭长，开会回来了。”梅雨媚见是庭长成昭海，起身没有回答他，而是明知故问地先来了这么一句废话。她见成昭海望着她既没点头又没摇头，知道他在等着她的回答，忙笑了笑说：“一切都好，没什么异常。”顿了一下又问道：“开会有什么新精神，是不是政法委又下了死命令，在什么时候结案，又什么时候执行。”

“是啊！政法委也是关心得够周到的了，一出什么大案要案就喜欢指手画脚地摆出一副领导派头来，然后指示公、检、法怎么怎么样！如果这样，还要公、检、法分工干吗？干脆回到‘文革’期间，搞一个军管组得了。”成昭海点燃一支烟后面无表情地说道。

“成庭长，你这话只能在我面前说说，绝不能在领导面前这么说的，否则会影响你的前途的。”梅雨媚笑道。

成昭海笑了一下：“梅庭长，这话也只能现在对你说说，再过一段时间，想在你面前说也不敢了。到时进你的办公室时都要喊声‘报告’，得到了你的允许后才敢跨进去呀。否则，就只能像迟到了的学生一样站在教室门外罚站了。”成昭海见梅雨媚只是苦笑地摇头而没有说什么，又叹了一口气说：“有时候，不是党员进步还快一些。”

梅雨媚将桌子上的卷宗收进办公桌里，拍拍手，做出了一个要下班的手势，她实在不愿意与成昭海谈这个话题，她知道他对这个话题很敏感，因为他一直在作着这一方面的努力，并且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在她考研究生之前他就在庭里露过想当副院长的风声，又过了几年，他仍没有放弃，这么努力如果

今年还上不了，他又会被年龄这道坎卡住。而看样子，他还真有点难，因为分管刑事的副院长常富波还年富力强。当梅雨媚读完研究生回来后仍要求回到刑庭工作时，成昭海有点不太乐意，但他表面上又不能不做出欢迎的样子，否则，又会被人瞧不起。而当梅雨媚当副庭长后，他心里的不乐意便时不时表现出来。刑庭是一个大庭，有二十三四个人，原来分为三个大组，每个大组下面分两个合议庭。梅雨媚在当副庭长之前，庭里就有一正两副三个负责人，庭长和副庭长就是每个大组的组长。梅雨媚原在第一大组第一合议庭，她当副庭长后，按理成昭海应超脱一些，他可以将第一大组的事交由梅雨媚负责，但他没有。常富波觉得不让梅雨媚负一点责，怎么也说不过去，便找成昭海专门谈过一次，这之后，成昭海才将庭里的分工调整了一下，让她负责材料与指导组的工作，但这些一些都是虚的。梅雨媚也从不计较这些，她仍一如既往，庭长安排她干什么就干什么，分什么案子让她办她就把案子办好。即使如此，成昭海对她仍有防备。梅雨媚也知道成昭海心里不太舒服，她也没有去作什么解释，她想让时间去说话。

成昭海与梅雨媚各怀心事地前后下了楼，不知什么原因，两人都没有去坐电梯。下楼后，成昭海站在大楼的前面，估计梅雨媚走到他身后时，扭头对正往院机关大门外走的梅雨媚说了一句：“下午你把卷子再看一下，晚上加个班，明天上午跟常院长汇报一下，我们开庭前还是要研究一下的。”

梅雨媚没有做声，她朝成昭海露出了一个未置可否的微笑，这微笑不知是表示同意呢，还是表示无可奈何。她心里有点烦，再怎么快，明天也拿不出审理报告来汇报呀，再说，案子还没开庭，怎么讨论、研究呢，讨论什么？研究什么？现在还根本没理出一个思路来，案子特事特办，也得按法律程序办吧。

“妈，晚上我可能要加班，不回来吃饭了，晚上你辅导励励做作业。”梅雨媚边将一盒“来一桶”方便面放进提包里边对正在拖地的妈妈说。

妈妈听了，停下手中的活，看见女儿往提包里塞方便面，说：“别带了，就在机关附近小餐馆炒两个菜吃。”见女儿犹豫了一下，把方便面从提包里拿出又放进去，叹了一口气说：“雨媚，你要自己多关照自己，弄垮了身体，谁照顾励励？我说不定哪天一伸腿就去见马克思了，你呀，也该找一个了。”

“妈，看你！”梅雨媚想想，还是将方便面拿了出来，重新放进柜中，向妈妈做了一个笑脸，“我跟你算了命的，你长命百岁哩，励励不长大，马克思不接受你报到哩！”梅雨媚提着包站在客厅的小回廊边换鞋边问：“宇高好像有个把星期没回来了吧，打电话问问。”

“他呀，忙着哩！”妈妈本想再说几句，见女儿已穿好鞋，正在开门，便打住话头。

梅雨媚下了楼，走出小区大门，再沿着一条小径走了约五百米，便是公汽站。

梅雨媚本来有一个称心合意的家。丈夫舒云华原是省政府机关的一名干部，用舒云华自己的口吻说，他是一个年轻有为、前程似锦的干部。但他在梅雨媚怀孕生子期间与他同办公室的一位比他长两岁的女同事有染，她知道后，异常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本来舒云华不同意离婚，他上哪儿再去找像梅雨媚这么高雅、美丽又贤淑的妻子呢，他与女同事上床纯粹是因为看到了女

同事在一瞬间释放的一种母爱让他动了心。他手持一份深刻的检讨跪在梅雨媚面前乞求谅解，检讨书中大骂女同事是什么什么。梅雨媚看到毫无骨气的舒云华，心里更加鄙夷，好汉做事好汉当嘛，干吗把责任都推到女同事身上？男儿膝下有黄金，怎么说跪就跪了呢？她要他起来，他问是不是原谅了他，她说：“舒云华，你是省政府有着远大抱负、前程似锦的一名干部，你是有身份和有脸面的人，不希望把离婚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吧，我也不想因为离婚的事影响你的前途，为了尽量缩小这个影响，我想咱们还是到海东区法院去办一个手续，这样也都不用到各自单位去开什么介绍信。我的离婚诉状都写好了，省政府的房子和家具都给你，书、衣服属于我的给我，存款你看着办。”“那儿子呢？”“这个你去看看《婚姻法》就知道了，儿子由我带，抚养费你愿给就给，这样也就不影响你下次结婚。”舒云华听了，脸上惭愧之色渐现，他忍不住又问了一句：“你住哪儿？”“我回娘家去住！”“你老弟结婚住哪儿？”“这不用你操心，是我们兄妹之间的事，本周五上午你请两个钟头的假，我们一同到海东区法院去。”

舒云华在拿到“民事调解书”后问梅雨媚：“我还可以从头再来吗？”梅雨媚问他什么意思，他一本正经地说道：“像过去那样再追你一次！”梅雨媚听了，心里一阵伤感，她没有再说什么，径直向停在路边的的士走去，上了的士，她才忍不住痛哭起来。梅雨媚离婚很长一段时间院机关都没什么人知道，她本想在院里申请一套房子，但考虑到孩子尚幼，母亲也需要人照顾，她便没有开口。弟弟梅宇高结婚时，想方设法在外面弄了一套商品房，她便没有后顾之忧地住在父母家里了。她读研究生回来，院里准备了一套房子给她，她曾想同儿子搬过去住，可就在她准备搬家时父亲突然得脑溢血病亡，她只好退了院机关的房，一心一意地与母亲住在一起。只是这苦了她上下班，原来住的省政府宿舍大院与法院机关相距不远，而父母的家在河西的岳岭山的大学

城，每天她都是两头黑地跑。所以中午她一般不回家，就在院机关食堂或到机关外面的小餐馆炒一个盒饭吃。这天中午回家，一是因为听了成昭海的那番话她不太舒服，想回家休息一会儿，虽然办公室也可以休息；二来她想找找昨天晚上没找到的一本通讯录。这本通讯录是弟弟梅宇高的，有一次她无事时翻看过，看到有蒋红兵的名字，她问过弟弟那册通讯录在哪儿。弟弟问她什么事，她说想找一个人的手机号码。弟弟说在老爹的书柜顶上，她把书柜翻了一个遍也没找到，因一直挂念着这件事儿，她想回家再找找，结果还是没有找到。

公汽来了，梅雨媚上了车，走到最后一排坐下。她一直在想着那个问题，弟弟怎么会与蒋红兵他们认识呢？特别是上午听了蒋红兵那句话后，她心里更有一种担忧，弟弟千万别与蒋红兵他们有什么瓜葛呀，否则真难脱干系呀！

到了办公室，将那几册卷宗搬到了办公桌上，梅雨媚的脑海中还萦绕着一路上思考的那些问题，她想打开卷宗再细细看一遍，可心怎么也静不下来，想了想，干脆合上双眼，她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过了片刻，一切杂念似乎都消失了，她才睁开眼，翻看起起诉书来……

2001年11月至2002年4月，首要分子蒋红兵为了实施犯罪，先后纠合被告人张万军、刘运清、钱益洪进行犯罪技能训练，物色犯罪目标。2002年4月，蒋红兵邀约张万军、刘运清、钱益洪多次在德沙市城区察看运钞车押款情况，预谋抢劫运钞车和押钞经营的微型冲锋枪，并带张万军、刘运清、钱益洪在德沙市城郊进行驾车训练、实弹射击和模拟演练。4月30日晚，蒋红兵、张万军、刘运清、钱益洪在德沙市银湖宾馆客房策划次日抢劫中国工商银行德沙支行的运钞车，并将作案地点定在该行银湖分理处。5月1日上午10时